

《山海经》研究成果概述

张国平

(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,甘肃 兰州 730070)

[摘要]《山海经》是我国先秦典籍中一部具有独特风貌的作品,自古被称为奇书。学者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《山海经》的研究:《山海经》的作者是谁,《山海经》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,《山海经》是怎样成书的,它对后世文学有着怎样的影响等,这些都是历代学者研究的重点。本文主要对前人研究《山海经》的成果做一概述。

[关键词]《山海经》;神话传说;文学典籍

[中图分类号]G122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09)20-0043-02

一、《山海经》的性质

《山海经》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籍,因其内容广博,自汉至今,未有定论,总括诸家之言,如下具有代表性观点:

地理类:西汉刘秀(刘歆)在《上山海经表》中认为该书“内别五方之山,外分八方之海。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,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,祯祥之所隐;及四海之外,绝域之国,殊类之人”。因此,判定为地理类书籍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等,都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。

数术类:《汉书·艺文志》把《山海经》列入数术略刑法家之首,与《相人》、《相六畜》之类的巫卜星象之书混在一起,《宋史·艺文志》亦将之列入五行类。

小说家类:《四库全书》把《山海经》列在子部小说家类。《提要》述改列的理由云:“书中序述山水,多参以神怪。故‘道藏’收入太玄部箴字号中,究其本旨,实非黄老之言,然道里山川,率难考据。案以耳目所及,百不一真。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,亦为未允。核实定名,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。”

其他观点:清代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,将《山海经》看作历史著作,列入古史类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称它为巫书,“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……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精,与巫术合,盖古之巫书也”。袁珂先生认为,“《山海经》匪特史地之权舆,亦乃神话之渊府”。而李剑国又认为《山海经》是地理博物志怪小说,是志怪小说发展的源头之一。甚至有人提出,“《山海经》涉及面广泛,诸如天文、地理、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医药、疾病、气象、占验、神灵、

祀神的仪式和祭品、帝王的世系及葬地、器物的发明制作,以至绝域遐方,南山北地,异闻奇见,都兼收并录,无所不包,可说是一部名物方志之书,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类书”。

二、《山海经》的成书

自汉代以来,关于《山海经》的成书,大致有四种说法:

作者不明说:最早介绍《山海经》一书的,是西汉的司马迁。他在《史记·大宛传》中说:“至《禹本纪》、《山海经》所有怪物,余不敢言之也。”表明该书作者不明。

大禹、伯益说:大禹、伯益是距今 4000 余年,即公元前 21 世纪的人物。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刘歆,他在《上山海经表》中说:“已定《山海经》者,出于唐虞之际……禹别九州,任上作贡,而益等类物善恶,著《山海经》。”而《列子》中也有“大禹行而见之,伯益知而名之,夷坚闻而志之”的记载。东汉王充在《论衡·别通篇》中说:“禹主行水,益主记异物,海外山表,无所不至,以所记闻作《山海经》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又云:“萧何得秦图书……后又得《山海经》,相传以为夏禹所记。”记述虽有差异,但都认为《山海经》系夏禹或与之同时的伯益所作,成为历来的普遍看法。

出于众人之手,作于战国、成于西汉说:宋代的朱熹在《楚辞辨证》中首先提出,中国古代的神话集中于《楚辞》的《天问篇》中,《山海经》是根据《天问》而作。王应麟进一步引述朱熹的观点,认为“《山海

经》记诸异物飞走之类,多云东向,或日东首,疑本因图画而述之。古有此学,如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皆其类”。明人胡应麟说:“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,本《穆天子传》之文与事,而侈大博极之,杂传以《汲冢纪年》之异闻,以成此书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则认为:“观书中载夏后启、周文王及秦汉长沙、象郡、余暨、下隗诸地名,断不作于三代以上,殆周秦间人所述,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益之。”今人袁珂则确切地说:“以今考之,实非出一时一人之手,当为战国至汉初时楚人所作。”并且认为除《海内经》四卷是作于汉代初年而外,其余均作于战国时代。据此,《山海经》应当是一部长时期的集体合作的著作。

新假说:卫聚贤《山海经的研究》和蒙文通《略论〈山海经〉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》等文认为,根据书中地名、物名、神怪图像,以及称书为“经”、“藏”等的称法,推断此书很可能是从印度至中国各地的沿途记录。而这一记录者,就是战国时墨子的学生——印度人随巢子。这观点就为《山海经》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探索思路。

三、《山海经》的传本

西汉末年,刘向父子校订古书,《山海经》当时有 32 篇,刘歆删定为 18 篇。《上山海经表》云:“所校《山海经》凡 32 篇,今定为 18 篇,已定。”刘氏分 18 篇者,盖以《山经》为 10 篇。宋代尤袤在《山海经跋》提到:“继得《道藏》本,《南山经》、《东山经》各自为一卷,《西山》、《北山》各分为上下两卷,《中山》为上下三卷,别以《中山》东北为一卷。”该本分《山经》为 10 卷,或许正是以刘歆校本为据。《大荒经》、《海内经》5 篇,据郭璞注“皆进在外”(一作“皆逸在外”),篇后又无校进款识,记叙次第亦不同其他,且内容多与《海外》、《海内》重复,是则为刘歆删去者。郭璞注《山海

经》,复取而补入,共为 23 篇。因此,《隋志》著录 23 卷。《旧唐志》著录为 18 卷,同今本,大概是后代人又合《山经》为 5 卷,以凑刘表 18 篇之数。

《山海经》的传本甚多,除各种单行本外,又多收入《道藏》、《古今逸史》、《格致丛书》、《二十二子》、《秘书二十一种》、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四部备要》、《龙溪精舍丛书》等丛书。郭璞之后的校著者,如明清时的杨慎、王崇庆、毛戾、王念孙、何焯、毕沅、而尤以郝懿行等,郝氏《山海经笺疏》最佳。

今存《山海经》共 18 卷,收录在《四库全书》中,分为《山经》和《海经》两部分。

四、《山海经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

《山海经》对后世最大的影响,就是创作了大量的神话故事,例如《精卫填海》、《夸父逐日》、《大禹治水》、《黄帝擒蚩尤》等。这些神话以幻想形式再现了原始社会人与自然、氏族与氏族之间的斗争,以神的力量曲折地表现了人的理想和气魄,是人类社会意识的最初记录,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。

另外,神话中的浪漫主义精神、新奇瑰丽的幻想、生动曲折的情节、大胆夸张的艺术手法、磅礴恢弘的气势,极大地启发了后世作家的想象力,也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艺术形象。屈原的楚辞,庄子的散文,阮籍、郭璞、陶渊明、李白、苏轼等人的诗词,往往把神化故事载入篇章,形诸歌咏;或用作典故,以充实作品的内容;或者借为讽刺,以抒写作者的情绪;还有的炼成词藻,变为精粹、形象的文学语言。宋元以后的小说、戏曲,如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柳毅传书》、《张生煮海》以及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等,或采用其故事,或学习其作风,或改编其原作,因而创作出许多更完整、更美丽、更惊心动魄、富于艺术感染力的作品。

[参考文献]

[1]袁珂.山海经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.

[2]袁珂.中国古代神话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
[3]李剑国.唐前志怪小说史[M].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1982.

[4]游国恩.中国文学史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63.

[5]任乃强.试论《山海经》的成书年代与资料来源[A].中国

《山海经》学术讨论会编辑.山海经新探[N].成都: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1986.

[6]袁珂.《山海经》“盖古之巫书”试探[A].中国《山海经》学术讨论会编辑.山海经新探[C].成都: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1986.